春秋分記

一九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六　　宋　程公說　撰

書十八

禮樂書第一

宗周功德自文武出衰於厲幽文武之基息矣禮樂賞罰自天子出降而諸侯天子之重去矣春秋之作聖人謹乎名分者于以存禮樂於將墜扶王室於既微也而自隱公始其以昉乎東遷而為十世之始歟不書即位

知受命之正自是失矣與邾儀父宋人盟皆書曰及知盟誓之禮自是違矣來賵仲子而冢宰書名則以訓嫡庶名分之亂也祭伯朝魯直書曰來則以正人臣私交之失也貢賦不共而武氏子來求賻朝覲不時而凡伯南季來聘況僭郊僭羽大雩禘祭雉門兩觀舉先王之制而蔑之春秋可勿作乎魯在春秋為禮義國若曰猶秉周禮若曰周禮盡在魯若曰諸侯於是觀禮則禮樂必有考信者而以僭自怙豈周公制作本旨哉明堂位

曰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此末造也而謂成王之賜
與周公之受者妄也如曰成王以天子禮樂康周公又
曰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祭統亦云賜之以重
器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凡此皆漢儒雜
記非吾孔氏雅言也嘗考於詩書得之矣周公相成王
也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其亦謹於禮矣禮之有
天子諸侯之別由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成王其忍廢諸
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以為周公報而命爾元子俾侯

于魯實寓曲留周公之至心傳者曰周公拜前魯公拜
後此殊典也周命諸侯班班册書則無有是矣及公在
豐將歿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孔
安國曰不敢臣周公故使近文武之墓此又侈其報於
既歿感之切待之厚於是乎證然方公之留治洛也成
王以秬鬯二卣綏寧公使之明禋于文武言公之功可
以薦神明而無媿而曰拜手稽首以承文武休享則君
臣之際嚴矣公曰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是公未

嘗居此錫且弗敢宿留王命也成王之恭周公之孚皆可以示萬世詩書之所載孔子之所刪定吾斯從之矣平轄既東禮廢樂壞迄於春秋諸侯貪冒侵欲不忌魯因以並緣曰吾固周公子孫也而僭佚漸啓聞諸傳曰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故使成王之世而魯已郊則惠公又奚請惠公請之則是魯未始有天子禮樂成王初不之賜伯禽亦莫之受也隱繼惠而

立天下無道至是而兆成矣春秋始隱則恵之始僣不得書待郊有變而書之聖人微意也然魯則亦有不安者焉周之郊以長至而魯郊於啓蟄曰吾以祈農事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青黒緣者天子之寶龜而魯之寶璋判其白弓繡其質龜青其純制異而不齊禮駮而不純此周制所無有魯之子孫咸竊而亂之昔者夫子入大廟每事問非惑之蓋疑之也諸侯之廟而有天子禮樂故問以見正焉是以為禮也馴至大夫之世三

臣設撥視桓楹季氏旅於泰山皆竊禮之不中而舞八佾以雍徹敢於僭天子之樂降而陪臣執國命則從祀先公竊寶玉大弓皆肆為之其源蓋有自而又何誅焉若乃列國之制春秋所不詳録宋禮之舊夫子謂不足證而吳楚之即夷則非可以論禮第彔傳文列諸下方備著魯一代行事於上以傳世變云

王狩一

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非廵狩而曰狩所以伸天子之
尊罪晉侯之不臣也

僖二十八年天王狩河陽

王臣聘魯者八

周禮時聘結諸侯之好諸侯朝于天子則天子報聘於
諸侯所以通上下之情也春秋王室愈卑魯未嘗朝天
子而遣使聘魯者八則禮用之非宜矣故在周盛時用
之為禮於春秋為非宜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曰非正

其以是歟

隱七年凡伯　九年南季

桓四年宰渠伯糾　五年仍叔之子

八年家父　莊二十三年祭叔

僖三十年宰周公　宣十年王季子

來求者三

先王制九等之貢以令天下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車服器用非特供王之奉又以班寵邦國閒有錫諸侯未聞

有求於諸侯也春秋邦國貢賦不入雖喪紀之具車服之用幣金之費不能自給反求乎下著非禮矣穀梁傳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又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歸賵脤者三

車馬曰賵珠玉曰含脤膰之禮以親兄弟之國禮也平王賵妾母於前襄王加賜妾母於後敬王不待助祭而歸脤非禮也

隱元年宰咺歸賵

文五年榮叔歸含且賵

定十四年石尚歸脤

來錫命者三

桓公篡立生而王不能討死又加寵文公居喪未終成公未嘗入覲而錫之命著非禮也

莊元年榮叔來錫公命

文元年毛伯來錫公命

成八年召伯來錫公命

王臣來會葬者二

周禮凶禮以哀邦國之憂其別有五一曰喪禮哀死亡春秋世則異是矣經書天王十有二而莊僖頃三不志

崩明王室不能赴也平惠定靈四不書葬見諸侯不復
會也葬僖公使叔服來葬成風使召伯來是天王反逆
施於諸侯

文元年叔服會僖公葬

五年召伯會成風葬

王臣來者二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郊特牲曰朝覲大
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不敢私

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書之不正其外交

隱元年祭伯來

桓八年祭公來

公及大夫朝如者八

春秋王室弱伯權盛諸侯莫有事君以禮者矣故大夫如齊如晉數書簡冊至如京師雖間見之殆不過因事而往兩朝王所而曰所言非其所也一如京師而不曰

朝言非主乎朝王也

僖二十八年公兩朝王所天王勞晉侯于踐土晉侯召天王于河陽

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

文元年叔孫得臣如京師

八年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

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

成十三年公如京師

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京師

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

王臣與諸侯會盟侵伐者十一

春秋自隱至閔無王臣盟會之文至僖公五年齊小白會王世子于首止始有王臣會盟之事晉重耳繼起乃致天子盟王人有甚於小白然考二霸會盟皆在服楚之後蓋克服强楚威振中國自矜其功謂雖天子之尊亦莫或忤矣偃然致王臣於盟會雖外假尊周之名而實以伉已也

僖五年會王世子于首止

八年會王人盟于洮

九年會宰周公于葵丘

二十九年會王人盟于翟泉

文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

成十六年會尹子伐鄭

十七年會尹子單子伐鄭同盟于柯陵

會單子伐鄭

襄三年公會單子盟雞澤

昭十三年會劉子盟平丘

定四年會劉子于召陵伐楚

逆后嫁姬者四

自逆者而言王者無外王命之斯為后矣故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王雖有命未見宗廟則從父母所子而稱化天下以婦道也書王姬魯為之主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明年紀季姜歸于

京師

莊元年王姬歸于齊單伯送王姬

十一年王姬歸于齊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

命伯之制

莊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賜命為侯伯而傳

不志其辭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

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輅服弓矢秬鬯曰王謂叔父

則有命辭故文公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襄十四年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傳亦述其策命之文曰昔伯舅太公以下以見齊之世為侯伯也然命之非正蓋異乎盛時侯伯之制矣杜預曰因昏而加褒王室不能命有功

饗醴命宥

凡王覲羣后始則行饗禮先置醴酒示不忘古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以助勸敬之意惠王即位虢公晉侯來朝莊十八年王饗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瑴馬三匹非禮也

傳曰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至晉文公納襄王（僖二十五年）朝于踐土（二十八年）王享醴命之宥凡再毛召之難晉景公使士會平王室（宣十六年）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殽烝（升殽於俎）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殽烝故怪問之武子士會）王聞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聞乎王享有體薦（享則半解其體而薦之所以示共儉）宴有折俎（體解節折升之於俎物皆可食所以示慈惠）公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脩晉國之法則是亦僭矣

大路

僖二十八年王策命晉文侯為侯伯賜之大輅之服又祝鮀言先王分魯衛晉以大路　襄十九年鄭公孫蠆卒王追賜之大路二十四年齊人城郟王城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夫大路天子車之揔名樂記曰大輅者天子之車也所以贈諸侯陳賜樂書曰蓋商制非周制也商尚質其大路則木路而已周尚文大路豈玉路歟雜記諸侯之賜有乘黄大路則諸

侯之大路蓋金路非玉路木路也金路曰大路猶熊侯曰大侯也杜預以賜魯衛晉之大路為金路賜公孫蠆叔孫豹之大路為革木二路於義或然蓋周天子之路以玉為大諸侯以金為大大夫以革木為大

論樂

凡聲音之道由於人心至其發越則嘗與政通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於樂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若其等衰之辨莫嚴焉周德下衰禮廢樂壞王子頹享五大夫樂

及徧舞（莊二十年）鄭厲公享惠王于闕西辟備六代之樂（莊二十一年）下凌上替甚矣其後景王將鑄無射（鐘名射音亦昭二十一年）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細不滿他彫切）大者不槬（横大不入戶化切）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越明年夏四月王田北山有心疾

而崩傳者志之以見樂不可妄興也

春秋分記卷三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分記卷三十七　　宋　程公說　撰

書十九

禮樂書第二

内魯

即位

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内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平王以降天子之命不行於諸侯諸

侯之嗣皆專立而無所請命入春秋之始隱公既不禀之王又內不承國於先君聖人即以王法奪之故不書即位而大義正矣其後文成襄昭哀皆受國於先君而不請命於天子者也莊閔僖繼故不書也桓宣繼故書者如其意也定公踰數月而後書即位變也

隱莊閔僖不書

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文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成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襄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昭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定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哀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正朔

周禮大史頒告朔於邦國閏月詔王居門終月天子頒

朔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朝廟北面受而奉行之周衰禮漸廢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謂我愛其禮蓋傷時怠於告朔名存實亡春秋首年雖無事必書春王正月其間或不告朔或不視朝咸謹書之或國君在外不備正朔者亦述焉所以奉天時謹人事端本正始以立王法也

文六年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襄二十九年春王正月書公在楚昭三十年三十一年三十二年春王正月皆書公在乾侯定元年不書正月

世子

桓六年秋九月丁卯子同生左氏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大牢牛羊豕卜士負之士妻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之以桑弧蓬矢射四方卜士之妻為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乃降蓋同宗之婦公羊傳曰喜有

正也

婚姻

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道途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履緰來魯侯於齊以遠邇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若莊公納幣於文姜之喪文公納幣於僖公之喪而莊公又以

雖人之子共祭祀皆書以譏之勝淺事書之亦譏也

内逆女五

桓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莊二十四年夏公如齊逆女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

宣元年春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

至自齊

成十四年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外逆女四

隱二年秋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莊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

僖二十五年夏四月宋蕩伯姬來逆婦

宣五年秋九月齊髙固來逆叔姬

內女歸六

隱二年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七年春三月叔姬歸于紀

莊十二年春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二十五年夏六月伯姬歸于杞

僖十五年秋九月季姬歸于鄫

成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

媵四

莊十九年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

成八年冬十月衛人來媵

九年夏晉人來媵

十年夏五月齊人來媵

納幣二

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文姜之喪

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僖公之喪

郊望揔有十二郊九望三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王制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魯侯國而郊望僭矣書四卜郊五卜郊三卜郊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鼷鼠食郊牛皆因事以貶之聖人無容心也邵雍曰聖人非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春秋為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宣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成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夏五月不郊猶三望

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十七年秋九月辛丑用郊

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十有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定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夏五月辛亥郊

哀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改卜牛

夏四月辛巳郊

禘二

禮不王不禘禘者帝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

侯而魯僭禘焉禮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魯之禘非一因其喪未終而吉禘大祭而用致夫人變常黷禮故書二禘以著僭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諸掌

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大雩揔二十有一大雩二十又雩一

月令有司大雩帝用盛樂天子之禮也凡雩天子主上

帝諸侯主星辰山川大雩主上帝者也雩而雨則言雩

雩而不雨則不言雩

桓五年秋大雩

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

十三年秋九月大雩

成三年秋大雩

七年冬大雩

襄五年秋大雩

八年秋九月大雩

十六年秋大雩

十七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

昭三年秋八月大雩

六年秋九月大雩

八年秋大雩

十六年秋九月大雩

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

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定元年秋九月大雩

七年秋大雩

九月大雩

十二年秋大雩

哀十五年秋八月大雩

烝嘗揔三　烝二　嘗一

凡春祠夏礿秋嘗冬烝皆夏時矣周五月烝八月嘗皆不時

桓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夏五月丁丑烝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廟祭揔四

凡時祭曰有事祫祭曰大事諸侯之事祫祭為大凡君在祭樂之中大夫有變不復也不繹而已矣復非禮也

不復而繹亦非禮也凡名言其祭而繫所事者參譏之
也不名言其祭而特書所事者將有所見也
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
午猶繹萬入去籥
昭十五年春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
去樂卒事
定八年冬從祀先公

宮廟揔十

凡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太室羣公稱宮太廟也太室也世世弗毁者也羣公之宮親盡則毁矣親盡而不毁非禮也凡宮宜立而立之則不書不宜立而立之則書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而升於廟過與不及皆非禮也

考宮一

隱五年秋九月考仲子之宮

丹刻二

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宫楹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刻桓宫桷

穀梁謂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楹非禮也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天子之楹斵之而飾以黝堊天子之桷礱之加密石而無飾黝黑飾也堊白飾也爾雅地謂之黝墻謂

之堊穀梁之言黝堊則楹而已范甯以黝堊為黑飾誤也

立宮二

成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

定元年秋九月立煬宮

屋壞一

文十三年秋七月大室屋壞

災二

成三年春二月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哀三年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作主一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

納郜鼎一

桓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

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

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謂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

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公不聽

寶玉大弓

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王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

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
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
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九年夏四月得寶玉大弓

雉門兩觀

明堂位稱魯之宮廟與天子同者太廟天子明堂庫門
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公羊傳曰五坂為堵五堵為

雉則雉門天子之制也傳稱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
一觀則兩觀天子之制也魯僭天子舊矣春秋因其災
以見之復書新作又以譏其僭王制而不能革甚之也

定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新作南門

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南
門者法門也

僖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肆大眚

程頤曰舜典曰眚災肆赦臯陶曰宥過無大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斯先王肆赦之道即未聞大眚也肆大眚者元惡大憝俱肆之辭也上廢天討下虧國典縱釋有罪賊虐無辜莫斯為甚天子尚曰不可況魯國諸侯而敢專肆哉後世惠姦宄賊良民其泥於此乎殊失春秋之旨也

莊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觀魚及社揔五

觀魚書觀社書用牲于社于門書譏非禮也

觀魚一

隱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傳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

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才用反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

觀社一

莊二十有三年夏公如齊觀社

用牲于社三

莊二十有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論魯車服之失

車服上所以賜下也制有等衰之别用有上下之辨魯

君孟春乘大路旂十有二旒祀帝於郊而天王乃使家父來求車（桓十五年）則是上而反求乎下矣鞍之戰（成二年）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先路者革路若木路）司馬司空輿師侯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祝柯之盟（襄十九年）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及襄公在楚（二十九年）季武子使公冶問公起居公與公冶冕服則是諸侯而擅賜其臣及他

國之臣僭甚矣

論魯饗禮之失

周禮掌客王廵狩百官從者所過之國共其積膳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春秋世廵狩之禮廢僖三十年王使宰周公閱聘魯三公而下聘禮之變也饗食有昌歜白黑形鹽周公辭何以堪之孔穎達曰周公自謙也然亦以見王室弱周公非因從王廵狩而聘非周制矣凡牛羊豕共三百頭為百牢天子

上物不過十二傳曰以為天之大數也天有十二次故制禮象之曾

待士鞅以十一牢昭二十一年待吳以百牢哀七年違禮甚矣

論魯禮之變

自隱公鍾巫之祭而祀非典矣

三代時治盛化行神不歆非祀民不饗非類故各有所主隱十一年傳公祭鍾巫至此三代典禮已廢所謂祭非其鬼諂也

莊公乘丘之役而士有誄矣襄公狐駘之役而婦人髽

而弔矣

檀弓云士之有誄由莊公始謂莊十年乘丘之役也婦人髽而弔始於臺駘謂襄四年臧武仲與邾人戰敗于狐駘之役也凡檀弓皆主變禮言

冠於衛成公之廟則冠于阼以著代之禮失矣

襄九年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

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盡爲冠具武子對曰
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儀禮士冠
無裸享之禮無金石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寡君
樂此蓋國君之禮也
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
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在禮
男子二十曰弱冠士禮也荀卿曰天子諸侯十九
而冠誤也小記曰大夫冠而不爲殤大夫不待二
十而冠豈天子諸侯之冠特先士禮一歲哉武子

對晉侯之言則是行迫於盟主不守其言汲汲焉
即他國之廟非冠於阼之禮也左氏以為禮非矣
又甚而尚羔之制因會禮始習則典章文物之亡非一
矣

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
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呂祖謙曰當時先王
之禮散在諸國不能備魯秉周禮尚不知羔鴈之
別至見晉卿大夫執之方且講明舉此一端則其

餘禮之不備蓋多又以推春秋末先王之禮散在
天下無所統紀是以孔子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
秋蓋道德仁義典章文物欲散而未盡非聖人脩
之則天下後世無自考證矣然卿大夫所執乃帝
王巡狩之禮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在虞
則有五載一巡狩所脩在周則有十二年巡狩所
脩尊卑上下之分政賴玉帛采章以别等差魯不
辨羔鴈亦以東遷巡狩之禮久廢不講故歟

若傳載昭公如晉（五年）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女叔齊謂其焉知禮蓋其言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夫）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懿伯）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往年莒亂取鄫）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此段）善明禮之本與昭二十五年子天叔論禮為天地之經緯二十六年晏子論禮之為國與天地並異詞同意故

附載禮樂書　則魯之不達於禮非一日也而明堂位言魯禮
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
下資禮樂焉亦近誣矣

論魯僭樂之失

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傳曰始用六佾也不謂
之佾而曰羽佾干羽之揔稱也羽象文德干象武功婦
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曰羽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
禮樂舊矣羣公之宮皆用八佾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明前此用八之僭也故曰厲樂然用仲子之宫亦非也襄十年傳云諸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王禮而魯有焉亦僭矣而傳云禮者魯以是為禮也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為之歌邶音佩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胡雅切）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險當為儉）為之歌唐曰思（息嗣切）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

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文王樂曰美哉猶有感音憾詩維清奏象武也此文王之樂蓋文舞也美哉猶有憾美者美文王之德憾者盛德不及究於天下人以為憾也注言文王恨不及己致太平何待文王淺也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

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見舞韶箾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傳以述魯藏周樂之制然實則僭也郊特牲曰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用白金以覆其冕）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明堂位曰魯升歌清廟（周頌也）下管象（周頌武也）朱

干赤大盾也玉戚斧也用玉以飾其柄楚工尹路謂剥圭以鏚柲是也冕而舞大武周舞也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皆非所當用於侯國者

周官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則諸侯之宮縣僭天子樂縣也舜之鳴球以象天帝玉磬之音諸侯之擊玉磬僭天子樂器也天子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諸侯亦設鍚而用之僭天子樂舞也祭以白牡僭天子用牲之禮也乘以大輅僭天子乘車之禮也

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自牲用白牡至俎用梡嶡無非天子之禮也自升歌清廟至納夷蠻之樂於太廟無非天子之樂也大武武樂也所以象征誅必朱干玉戚冕而舞之者以武不可覿故也大夏文樂也所以象揖遜必皮弁素積裼而舞之者以文不可匿故也公羊謂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誤矣

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昭公將出禘

於襄公二十五年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禮公萬舞二十六人而止存其二故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雖伶人賤工識樂之正然樂正而魯不用故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由先王之澤浹於人心者尚在不得其職則去又以見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惜乎其

不能用也蓋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彊諸侯脅於此相責以等相覬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樂亂矣

春秋分記卷三十七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李大綬

謄錄監生臣李玉瓚